春在堂襍文

德清俞樾

贈通議大夫謝君傳

謝君元慶字擘亭別字蕙庭晚年自號東皋又號淡然其先世本陳留人後遷會稽又遷餘姚明崇禎時有曰振龍者避寇來吳遂爲江蘇吳縣人曾祖士鑄祖長源父亦樑君事祖父母父母以孝聞少時家業鼎盛姻婭皆貴顯而君布衣徒步若寒素然其於歌樓舞榭摴蒱陸博之場終身未嘗闌入也弱冠喪父擗踊哀號血湧出病幾死及喪母亦如之既合葬於婁門外又以水患

謀改葬或曰是吉壤不可動君曰陷吾親遺魄於水中博子孫科第可乎乃更竄焉後君逾四十未有子咸以爲咎君曰修身立命俟之而已行年五十果生丈夫子一君自幼工爲四書義有聲鄉社及孤露乃歎曰而今而後祿不逮親矣因絕意仕進時家已中落恒産所入苦不給而於從兄弟之子若女女兄弟之子若女皆鞠育之如己出先世所遺田三百畝立爲義莊族姻之孤窮貧乏者咸有助其家累世以藥餌及錢粟施人人稱謝善人家至君益恢大之日裹藥囊錢行委巷中見貧病者予之風雨無間道光十一年江北大水與韓桂舲

潘功甫諸公集貲以食難民嬰倪之遺棄者留養之棺槥之漂流者收瘞之十五年吳下大雨霖汚邪之地皆沒君廉得極貧者四百餘家計口授粟日五合鰥寡孤獨益之以錢人五百名門舊族有癈疾者倍其錢嗣後遇災歲勸分同食君率爲倡胥門外故有大橋曰萬年久圮不修君爲一書曰造橋徵驗錄見者感動橋工乃集咸豐三年粵賊之亂益偪率里人行保甲之法慮貧賤之民無以生且爲亂言於官賑焉又爲米肆曰平糶爲粥局曰平賣以賑貧民之不屑就賑者久之貲不給乃創一法曰救命浮屠其法人以錢五十爲一願願多

寡視其力積微成巨得錢數千萬金陵既陷難民踵至置廠以居之其民之秀者別其廠曰慧業後二十餘年有顯者焉又製耐飢丸使人散之丹徒丹陽閒活無算七年冬十二月甲子君六十生日也親故雅知君者不以酒醴爲壽率書券曰寒衣若干襲米若干石以助君施君喜曰此足以壽我矣君少時善畫蘭輒鈐小印於紙尾曰畫蘭易眾意在得眾以施也其好善之意至老不衰葢天性云蘇城將陷君以賑事不忍先去既陷乃閒關以出避居黃埭鄉人以粟帛餽者相繼問之則皆佃農平日賑貸其租者也不則災歲受其賑者也君日

爲父老陳說　國家恩德戒勿從賊又縱談善惡之報愚民感化故黃埭一區無刼奪者已而聞城中亂益甚同宗多死難者憂憤不自勝乃發疾日臻將屬纊戒其子曰勤學早修此吾父易簀時訓我者今語女語已遂卒卒之日爲咸豐十年十二月丙戌年六十有三君生平善舉例得獎叙者卒推以予人故以布衣終以弟錫慶官贈通議大夫妻楊氏贈淑人先卒側室張氏生子家福字綏之即君五十時所生者也勇於爲善能繼君志有聞於時

論曰江蘇爲東南財賦所出而上海一隅爲其門戶故

海內有水旱偏災謀賑者必於上海而力成其事者則皆謝君綏之也綏之以蘇人寓上海善士之稱聞於朝野余今年過上海見其人恂恂然君子也出其先德蕙庭先生行狀乞爲家傳余讀之乃知綏之之行善有自來矣詩不云乎教誨爾子式穀似之穀之言善也若謝氏之世以善人稱其爲穀也不亦大乎夫景惠陰德舉樂陽施皆以長世遐紀炳然史冊吾知謝氏之興未有艾矣

樊母馮太夫人傳

樊母馮太夫人蜀人也乾隆之季川陝大亂隨其父處

士馮公避地於沌陽遂歸咸甯封榮祿大夫樊公爲側室樊公以子貴封而子卽馮太夫人出故封與公同焉公有如夫人者四馮太夫人尤婉婉柔順得公歡心事嫡陳太夫人如母遇其儕輩猶女昆弟也撫嫡子如其子生丈夫子二其次子殤會嫡子二人亦殤乃茹痛爲陳太夫人百計慰解不敢以喪其子幾微見顏色人尤難之其長子則河南府知府玉農樊君也教之極嚴遲明卽趣使就塾甫弱冠郡試第一隸邑庠未幾領鄉薦而太夫人督責之如初每入都應禮部試必戒以愼行止謹交游曰男子不患名不立患行不修耳無何崇陽

人鍾仁傑據城叛咸甯與崇陽近羣情恇恇謀他徙太
夫人誡家人曰汝曹無恐　朝廷惠養黎元額征不及
十之一何負於民彼乃抗不納糧倡為戎首天理所不
容行就殄戮矣會縣令王公勸民用搏力古法以禦賊
無應者太夫人命玉農君往散家財募士卒不足則撤
環瑱助之賊不能犯事平論功以知縣用俄選授河南
中牟縣太夫人從之官戒之曰官之賢否定於蒞官之
初宜事事檢束勿以自信無他遇事任性凡居官者清
而不刻嚴而不酷斯為善矣玉農君終身誦之中牟大
旱請帑金以賑太夫人曰凡賑之道與其遺也不如其

濫也閩窮民生子女多不舉命設局養之全活無算及去中年諸婦孺拜興前者相望也年之士大夫則歌之曰先正有言分活一人者錫福自天太母所活兮其數盈千歌燕喜而卜餘慶兮錫純嘏以延年後數歲太夫人卒於安陽縣署年六十有六太夫人持家節儉而御下寬厚於臧獲婢妾詢疾苦問饑寒常謂子婦曰彼亦人子也宜善視之故卒之日左右者皆哭失聲生平無疾言大笑賓客之登其堂者未始一聞其聲欬也尤勤於女功中年以後目力稍衰乃紉色絲爲辮至老不休所衣非補綴至再勿易樊氏素豐於財太夫人辜較一

歲所入完　國課外悉以濟族之貧者遇祲歲所入不足則命玉農君補益之曰年例不可缺也玉農君每月進錢如干備太夫人不時之需藏弆不用臨終指示家人曰所積得數百金矣可取以當什一之息族有不能婚葬者以息錢予之此吾素願也其天性好善臨終猶不變如此玉農君子孫振振並有聞於時皆太夫人所貽也

蒔史氏俞樾曰嘗讀三國志鍾曾傳注載會爲其母張夫人傳稱爲太傅成侯命婦蓋曾之生母也傳中盛稱母賢明且能以經術教其子然會以志大心迂卒及於

難負此母矣今觀馮太夫人之教與玉農君之克承其
教是過鍾氏遠甚宜其子孫振振方興而未艾哉

河南府知府樊公傳

樊公諱琨字玉農湖北咸甯人自幼善屬文弱冠試於
郡冠其曹遂充縣學生道光十一年應鄉試中式再試
禮部不售時公之父年高望公甚切乃入貲以州判分
發四川非其志也俄奉母諱歸未幾父亦卒服闋請於
吏部注銷原官仍以舉人試禮部又不售會湖北有鍾
仁傑之亂仁傑據崇陽叛咸甯當其衝咸甯令王君命
各鄉以搏力之法禦賊無應者公括家財募死士鴆然

成軍賊不敢犯咸甯以甯大吏上其功　詔以知縣用旋選授河南中牟縣知縣是歲為道光二十三年舉行鄉試公甫至即充同考試官得士九人試畢之中牟中牟巖邑也南多沙磧北濱大河東西又為孔道地瘠而民貧役繁而賦重公始至值河決已而又遇大旱水旱交至民益大困公請於上官發帑金賙之設粥廠以食餓者日必親至以貧民生子女多不舉創立育嬰堂全活無算又教民穿渠蓄水為水旱備民利賴之名曰樊公渠公治中牟凡五載及調知安陽縣牟人思之為歌詩以獻者無慮數百篇又以公嘗出錢五十萬助景恭

書院經費刻石院中頌公之德焉公治安陽如治中牟安陽民素雕悍有紅衣而帶刀者曰刀客橫行閭里爲良民患公名捕其尤悍者數人杖斃之餘皆易服逃去大吏以公治行上聞將擢用之以丁所生母憂去官大吏交章奏留總理軍需局序功以知府用既免喪授河南府知府方是時賊蹤徧兩河嚮城殺吏無虛日公練兵籌餉以戰以守河洛之間恃之以安　詔加公鹽運使銜　賜花翎焉咸豐十一年皖賊西犯攻虎牢不克由間道襲鞏縣公率師禦之遇於黑石關夾河而軍賊屢以筏渡河輒擊退之會河水驟長筏無所施賊遂宵

遁是役也非公督眾力戰則河洛危矣公不自居功以河水驟長謂有神助請於　朝加河神封號云公守河南久頗時望咸謂將大用而與大府有違言讒人又交搆之竟坐免官公在官時奉入夥侈或勸爲子孫置田産公曰官錢可爲私計邪性好士幕中客常以百計四方賓客稍有一面之雅供其資糧扉屨必倍於常以故去官之日家無餘財又以家鄉遭兵亂不能歸仍寓居中州終焉同治七年公年六十矣時寓居郾城將卒前數日自郾至省城與諸僚友談讌甚歡比歸郾又與客談至丙夜客去始休甫就枕俄頃開目即起呼家人至曰

吾將逝矣處分後事語畢而卒一時皆驚以公爲非常人也公少時事親至孝父之故舊悉以豐禮款留之俾朝夕共遊讌以博其父歡所娶余夫人亦賢生五子希楠候選道希棠副貢生兵部郎中山東曹州府知府希棣貴州候補道希材候選同知希槃舉人刑部候補郎中諸子皆材而希棣尤奇偉余別有傳

舊史氏俞樾曰余咸豐閒視學中州而公適守河南郡一見如故承以次女爲余長子婦焉公恂恂長者而材略過人其強識尤不可及凡公牘文字一過目輒能背誦歷久不忘以公之才當咸豐同治多事之秋謂宜一

歲三遷膺受節鉞之寄而竟止於此邪嗚呼士之才者未必見用見用矣又未必能盡其才有志之士所以三太息也

貴州候補道樊君傳

樊君諱希棣字萼樓河南府知府樊公琨第三子也幼隨其父在中州讀書習舉業已忼慨有大志以兵亂塗梗不得回湖北原籍應試乃挾貲入都將博一官詢於人曰今仕途所尤畏者何地邪咸曰無逾貴州君即以布政司庫大使指分貴州人皆危之河南公亦以其年幼爲慮君曰兒自顧之必不貽父母憂既至貴州桐

梓有亂民鳩衆以叛苗夷皆從之而起黔中大震大吏
廉知君才檄署貴定縣知縣貴定在省城東北九十里
乃省城之門戶也君下車訓練卒伍激厲士民爲戰守
計賊不敢逼每歲春耕秋穫輒以練卒防護農民故四
郊多壘而三時無害久之賊勢愈熾鄰邑盡陷惟貴定
獨完賊以不得貴定不能進窺省城乃合長圍以困之
君晝夜棲止雉堞間與士卒同甘苦賊近城則出奇兵
擊之大小數十戰殲賊無算賊少卻則以其閒率所部
收復附近歸化定番廣順諸城當是時大府亦倚君爲
重而貴定之民戴君尤甚君時已由庫大使歷升知縣

同知直隸州知州補仁懷直隸同知　賜詫嗒台巴圖魯勇號　賜戴花翎旋有　詔開缺以知府用然君猶署貴定縣如故每以事至省城必有數百人從之君止之城外而從入者猶數十人至則譟於大吏之門曰無奪我好官故君在縣猶以縣令冠服視事不敢言已遷官也賊畏君甚百計密圖之一日欲鬄頭呼刀鑷之工至其人見君而色變問之乃實告曰賊以千金賂小人使乘間害公耳君曰若然汝將害我乎曰不敢然則汝執汝業不汝罪也一日出行城外突有人剸刃輿中例冠纓去半視其人官兵也執問之賊所僞爲者從者皆

撟舌君神色自若其後賊賄通飢卒為內應探知君寓城南關廟中黑夜蟻傅登城攻關廟而是夜君適在署聞警從牀上躍起跣而出傳令守陴之兵毋妄動毋使賊得繼至乃奮身奪賊刃與賊鬭城中兵不百人然皆死戰自丙夜至戊殺賊殆盡遲明城中亂定君回署衣盡赤脫視之凡受七創皆深入四五寸城中訛傳縣官傷重而死君裹創出行通衢以靖邑人又鞫所俘賊得內應者主名自副將以下數十人是日皆入署質戰勝悉縛而誅之然後白臺司且請治專戮之罪臺司諸公嘉君膽識然亦以其傷重不欲其久居危地乃使人代

之俾君入省城養傷君既去貴定未幾貴定竟陷於賊省垣震動强起君攝貴陽府知府君力疾視事內安外攘不遑啓處而大府又以遵義府爲賊覬覦恐爲所得檄君往守之未至又以遵義所屬正安州民變命往案其事君單騎至正安撫定其眾而亂首不可得一日按簿籍呼諸吏役名見一役長鬚而豐頤似素識者久之乃憶初至黔時署按察司司獄其人嘗來行賕彼時卽知其人非良善也鞫之得實縶其首遂以無事已而粵賊石逵開自蜀回犯遵義與土寇相鉤連連營百餘里君由間道出兵乘賊不備擊走之土寇悉平　詔書褒

奉命以道員記名簡放會有傳習邪教者制軍勞公使
君治其獄君以脅從者宜赦與勞公意不合爭之過切
勞公怒疏言樊某固執已見與臣抵牾於是吏議撤銷
所記名已而黔撫張公又疏言樊某性情倔強不善事
上官固皆有應得然其治此獄甚合事理督臣求免偏
執且樊某在黔素得民心今處不當罪恐乖眾望於是
又有詔復君原銜久之　奏署糧儲道時賊復據貴定
龍里等城巡撫曾公檄君督勦復之　賜加布政使銜
當是時黔中亦略定矣君在黔垂二十年與兵事相終
始所在有功其名甚著官貴定時從十餘騎行山谷中

遇賊大隊至賊見君遽曰樊蕚樓來矣則皆走最後勦龍貴之賊賊望君旗幟驚曰聞樊蕚樓已死矣得毋誑我乎君怒馬獨出曰余在此賊皆辟易麾衆擊之大敗之其爲賊所畏憚如此無何河南公卒於鄖城君自黔奔赴奉其喪歸成服闋入都由吏部引見蒙　召對一次命還黔君雖以將才顯而居官實克舉其職所至必興復尙節育嬰諸堂以收養愛孺又增益書院膏火以興起文教興利除弊不遺微細黔城之外有湖曰小烏江君署貴陽守偶經其地見湖中魚甚多無漁者問其故或告曰此湖神所居也一施網罟水即湧起若曰

妄耳烏有是呼漁者至督之漁水果湧起次日又往復然父老皆諫君不聽又次日又往則水不復湧矣至今民食其利焉君廉而好施與凡故舊來投者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厚遺之必滿其意故歷官守令而不名一錢以積勞成疾又感受瘴氣於光緒二年某月日卒發其篋止白金十二兩而已年四十有八卒之日民幾罷市斂之日傾城往送其親屬轉無容足之所其喪之歸也黔之士大夫皆素服送之巷哭野祭者相望又言於官請為立祠格不行黔人至今惜之

舊史氏俞樾曰君本儒家子恂恂然非讀孫吳之書者

也一行作吏遂爲名將君之用兵殆所謂天授非人力乎君以末秩至黔不數年遂以功名顯不可謂不遇矣然君之志固不止於此嘗自言異日　國家有事四夷雖死不辭烏乎何其壯哉今天下雖號無事而伏莽之戎所在多有鱗介之族亂我冠裳尤志士所同憤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如君者可以深長思矣

女子錢芬傳

乾隆閒江南有才女曰錢芬字左才常州武進人也父枝起字方高工部主事左才幼而慧父授以毛詩輒通曉稍長能詩且工畫所居曰段莊就其景物爲江村圖

題詩其上以尺絹繡之詩字繪繡皆佳見者歎爲四絶焉及歸同里楊瑶瑤字濱洲其父爲式齋明經與方嵩皆以能文名左才善事之三黨皆稱賢孝然體弱善病中年後又劬於家事井臼刀尺不假手婢媪俄而父兄相繼歿益鬱鬱不自適未幾母亦卒朝欷暮唶病遂不起於乾隆二十六年十有二月某日卒傳者失其生年若干歲不可考矣子二人長濟恩爲縣學生能詩文次湛恩亦善畫左才集中有示凝儒兒詩即濟恩也又有側室子二人曰洽志曰湆意洽志善畫仕女時稱楊美人云

論曰乾隆時常州多才女如莊蕙孫之悟香閣草吳永和之苔窗拾稿當時皆盛稱之然皆不逮左才左才有姑姊妹二人曰守普曰守芳亦工詩然亦不逮左才故左才才女之名至今其鄉里猶傳焉余讀其詩多思親憶姊悲傷憔悴之音豈其所遭之境固有難言者與嗟乎左才卒於乾隆辛巳之歲至今歲又再值辛巳蓋百二十年矣余所謂誦其詩不知其人者又烏足以知其意哉然其詩則可傳矣聞其族孫佩瑗將重刻其詩以行於世庶足慰才女於地下乎

姚君妻張夫人家傳

夫人姓張氏浙江嘉興人父以銘江蘇布政司理問生六歲入塾讀書穎悟過男子理問君嗜金石書畫以此耗其家貲夫人稍長卽能佐其母治家年二十歸於姚姚故禾中右姓自明以來祀鄉賢者三人道光二十九年大水其君舅第秋君捐萬金振鄉里禾人稱焉姚君名文枏字訪梅爲人通敏有智局以長蘆鹽運司同知攝鹽運使旋以道員候選加布政使銜夫人相之四十年中閱遭逢離亂閱歷盛衰卒脫諸險重履亭衢固姚君之賢且才而夫人亦與有力焉其始來歸也第秋君知其能悉以家事委之凡所區畫無不當俄而粵賊自

江蘇安徽擾及吾浙夫人聞警即佐布政君部署諸事

奉家廟栗主及祖父遺像以行初避嘉興之南鄉用搏

力之法衞鄉里已而由澉浦之紹興之餘姚之甯波之

上海之南通州之寶應族中人避冦難者皆從之而至

夫人輒分宅以居之衣食無私焉又由鹽城浮海至膠

州陸行而達天津謂布政君曰此地雖在海濱然距

輦轂近可託以庇吾家矣乃出所齎金帛鬻鬻爽之利

又以布政君方服官不欲以私事煩之千緒萬端手自

擘畫雖老於權會者謝弗如不數年富於其舊乃進諸

子而恣愼之曰遭亂以來故家子弟簞瓢捽茹餬顚頻

於人者不知凡幾矣汝曹承先世餘澤靡衣鮮食如故可不知所勉乎諸子咸從其教克自樹立夫人以家計粗足益務爲善先命長子寶釗省視先塋自明太傅公以下咸修治之太傅公故有專祠春秋官爲致祭亂後廢不舉言於官復之曰此兩者皆興復之要務也不城之西有茶禪寺寺前有三塔相傳下爲龍穴所以鎮也塔毀而在颶時作舟行畏之夫人出貲建其中塔而左右兩塔亦助之成民賴其利他如義學義園諸善舉無問遠近有告必諾同治十一年津郡有洪水之災城外諸淺葬者爲水所發棺槨隨流而下夫人命舟四出鉤

撈至距城七十里地曰鐵嶺得棺以千計其有可別識者招其人而歸之無者買地而葬之津郡舊無厲壇夫人曰祀孤亦　朝廷仁政之一不可廢也出銀千餘兩爲之倡津郡之有厲壇自夫人始也夏大暑必製藥餌以療病者歲暮必分粟以食餓者綿衣以衣寒者津郡兩遇水災皆振卹之光緒中自趙代以至秦晉皆大飢夫人所捐助甚鉅有　詔旌焉其待宗族尤篤有貧乏者月必餼之嫠婦則加厚焉布政君之弟早卒撫其孤子至於成立其居室時孝於父母既嫁無踰月不歸省其幼弟依之以生今官永定河同知能舉其職夫人之

教也晚年喜誦佛書嘗曰勸人爲善儒釋無殊余不能參無上妙諦但知就此心此理檢束而已以　國朝王澤注所書金剛經句解文理明晰刻以行世焉君妣沈太夫人以病居禾中故錫夫人以不得迎養爲憾每過其生日及布政君生日必多買禽魚縱之林沼蓋亦用佛氏說也光緒九年夫人年六十矣其生日亦如之時直隸又有水災夫人施棉衣五百襲親督婢媼爲之俄而感疾十一月己丑卒卒之日遠近聞之有歎息者有哭而來弔者蓋平日善之及人深矣子二人寶勳恩衍服官中外並有聲孫四人孫女六人恩衍先夫人卒其

女曰引璋自六齡卽依夫人同臥起夫人疾引璋曰脫有不諱必相從焉旬日之閒竟以毀卒年甫十有六是宜附夫人以傳者也

舊史氏俞樾曰同治之元余航海至天津而訪梅亦至焉皆避寇亂也以鄉人之誼時相過從巳知夫人之賢及余南歸又爲夫人之弟平章娶仁和周氏女蓋余外姊之女而在余婦則女兄之女也余於是於夫人之賢益知其詳矣訪梅悼夫人之亡請爲家傳以存其人余惟內子姚夫人亦以二十歲來歸其卒也年亦六十適與夫人相同而中閒更歷富貴貧賤患難其情事亦有

近之者語不云乎家貧則思賢妻叙次夫人事殊纚晳故劍之感矣

韓烈婦傳

韓烈婦姓費氏江蘇吳縣人父某官直隸長垣縣知縣幼讀書明大義年十二其母徐及其生母李相繼逝哀慟如成人及長許嫁同縣韓少蓮韓父蓮洲君曾權知河南溫縣前卒少蓮奉其母錢宜人依其姊壻居保定光緒九年八月就姻於長垣既成禮甚相得而少蓮故羸弱途中又感疾俄病篤婦百計醫療刲股肉爇以進竟罔效明年正月丁亥遂卒婦慟甚誓從死家人環護

求得間婦私念吾父年七十矣若死於此傷老父心不可乃忍不死奉其夫之喪歸於保定拜其姑時錢宜人瘍生於指婦晨夕吮血傅藥不脫絰帶者旬有五日姑疾愈承姑命奉喪歸蘇州而貧不能成行輀軸之費撤環瑱佐之乃克歸於先兆族長老聚謀謂婦之賢不可無後以其夫兄之子濟修子焉濟修方從其父居河南婦寄以五經一褒硯一枚曰期爾繼乃父書香也濟修未及歸而婦竟以八月巳卯仰藥死檢篋中得遺書言曩所以不死者恐傷親心且以夫柩未歸耳今則可矣娣姒皆幸無救治我徒苦我使再死無謂也其附身附

殖之物皆躬自料量人無知者蓋其死志久定矣年二十有七自成婚至徇夫以死甫一祺耳有絕命詩八章濟修刻以傳於世讀者悲之

論曰余讀烈婦絕命詩知其母疾篤時亦嘗有刲股之事以十二齡女子而能辦此天性固過人哉其夫有妾曰麟徵遺詩中猶及之勉以事姑其賢孝又可知也成婚四月遽失所天艱難歸里從容赴義嗚呼雖古烈丈夫何以加茲

卞節婦傳

卞節婦姓孫氏浙江歸安人父晁字均亭母氏談名印

梅才女也有九疑仙館詩集頗行於時湖州府志有傳
婦年二十有四歸於卞爲廣西候補主簿卞君乃請繼
配歸三載而卞君以病乞歸既歸病不瘳婦事之謹臍
差手治之藥餌口嘗之道光十有七年二月卞君卒蓋
距來歸時僅六載耳慟甚以姑老子幼忍不死事其姑
孫氏益嚴有所使不宿而辦有酒食必先以進子祖海
甫六齡卞君元配陳氏所出也愛之如已出幼則飲食
教誨之長而娶婦生子女矣猶治其家事至老不倦於
是鄉人士君子聚而言曰如節婦者所謂靑年守志白
首完貞者歟且守節逾三十年於例符矣乃於同治十

三年八月言於官聞於　朝依令甲旌其門而縣令許
公盛復大書四字以褒美之曰貞心勁節
舊史氏俞樾曰余幼時即艷聞菱湖談氏印梅印蓮二
女史之詩名及長得讀其詩爲之作序今存賓萌外集
中節婦貞一之性固受之於天亦其稟於母氣者至淸
而至淑歟節婦猶在於法不當立傳余徇其鄉人之請
而爲此者蓋節婦之志久定矣豈必待其沒身之後而
後論定其人哉撮大略著於篇附其家乘可也

石船徐公家傳

錢唐徐氏爲吾浙望族自文敬公始文敬公之子爲大

學士文穆公文穆公之子爲宗伯公諱以烜　國史皆有傳宗伯公生丈夫子七公其三也諱紹基字厚粢別字右船當雍正六年歲在戊申文穆公方爲貴州學政宗伯從之至黔而公以生焉生二年而宗伯公成進士入詞林又十八年而文穆公卒又六年而母俞夫人卒既免喪爲乾隆二十年歲在丙子公以治易應順天鄉試主試者諸城劉文正公漳浦蔡文恭公得公文賞其有奇氣取置第十八及發彌封徐文敬曾孫也曰是得人矣而是科宗伯充順天武鄉試主考官父典武闈子捷文闈談者羨之其明年宗伯知貢舉公迴避不與會

試及宗伯以內閣學士引疾歸而公已以舉人仕爲西
爲東蘭州知州任滿遷安徽安慶府同知乾隆三十六
年宗伯公年七十矣公將馳還爲壽未及期宗伯遽捐
館舍公慟哭曰天乎胡半月之暫而不我假乎服闋補
江南淮安府海防河務同知是時江南全盛淮上爲河
工人員所聚風俗浮夸服食奢侈公法晏子國奢示儉
之意務爲省約嘗與同僚聚坐或笑其韡𨾏公笑曰幫
雖𨾏底子佳也其語意微婉類如此嘉慶五年八月壬
申以積勞卒於官年七十有三娶陳氏海甯世家女兩
家門弟皆極盛而能以樸素佐公淸德少公一歲後公

三年卒生子一寶鑑湖北縣丞副室馬氏亦生子一是爲杉泉君余別有傳女子子三程君德保孔君獻碪程君金皆其壻

舊史氏俞樾曰昌黎以殿中少監馬君爲稱其家兒夫金張世族黃散舊家而能稱之斯亦難矣如公者非所謂克稱其家者乎雖名位未大顯然積厚流光慶延其後韡㡳之喻可以深長思矣

杉泉徐公家傳

公諱鼐其家譜名祖錫字聖植別字松嚴亦曰杉泉錢唐人徐氏文敬公元孫也曾祖大學士文穆公祖以烜

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銜父紹基余所爲作石船徐公傳者也公生於乾隆四十年歲在乙未生數歲即侍石船公於官舍習聞吏事故生平以官績著年二十六丁石船公憂甫逾年丁生母馬太宜人憂越一年又丁母陳宜人憂及服闋年已三十二矣時家中落屢應鄉試不售乃以縣丞分發南河俄遷山陽縣知縣山陽故多盜公捕治幾盡行保甲法以清盜藪又教以詩書齊以禮俗民頑丕變盜風遂絕陶文毅公知其賢調任上元公處繁劇如行無事案無留牘獄無滯囚仍以其暇膺接賓僚倡導風雅戴星之勤鳴琴之逸兼有之矣已而

又由上元調南匯其地素稱沃壤財賦饒衍甲於三吳居是官者靡弗優渥公悉以所入加書院之膏火助善堂之經費齋厨蕭然至不能自給去官之日無所羸有所負鬻田不足以償并圖籍書畫鬻之以償官錢所謂身處脂膏不能自潤者也道光十二年三月甲申以疾終於里第年五十有九妻孫氏後公二十三年卒年八十有二子二人鴻度江蘇崑山山陽縣巡檢鴻謨是為若洲君余別有傳孫三人愔原署江蘇山陽縣巡檢國隸候選府經歷琪翰林院編修公以琪貴　贈奉政大夫妻宜人公雖不以科第進而喜文詞工翰墨尤善為

篆隸書南匯人至今寶之光緒中其至南匯其邑人有
致再鄉者以公手臨漢碑數種來歸亦見其遺愛之在
人也其又言公善於製墨得易水遺法有獲其一笏者
珍如尺璧今不可復得矣

舊史氏俞樾曰余居江蘇久聞上海南匯青浦三縣爲
仕途中所豔稱有上南青之目公宰南匯乃反以致累
誠廉吏哉積德之報在於其孫觀於花農信矣誰謂廉
吏不可爲也

徐若洲君傳

君諱鴻謨字若洲浙江仁和人故吏部尚書徐文敬公

之來孫東閣大學士文穆公之元孫禮部侍郎諱以烜者之曾孫也徐氏於南宋初由河南遷浙之蘭溪又由蘭溪遷杭自文敬公以下三世皆以翰林起家爲杭右姓祖諱紹基乾隆二十一年舉人淮安府海防河務同知考諱鼎江蘇南匯縣知縣君其次子也少孤隨其母孫宜人依外家居平湖年十二作觀潮賦驚其長老十四歲入縣學應鄉試五薦不見取君素有大志道光中英海上始用兵獻籌海十策不用及和議成君撫髀太息有經世之志又以母老冀以祿養乃入貲爲從九品分發江蘇歷署上官時堡司巡檢又署江都甘泉兩縣

典史咸豐五年署揚州府經歷兼理清軍同知同知五
品官以從九品攝之重其才也俄孫太宜人卒於如皋
君以不及親含歛欲絕食以徇其友顧梅卿以大義責
之然後乃始食食服闋奉檄治揚州善後局文書君說
太守仿古制製輪機礮連營弩自練一軍命之曰忠義
軍會粵賊破來安縣温壯勇公時以道員駐六合率兵
二千救來安檄君參其軍營與賊遇隔河而陣彼衆我
寡鉛藥將盡君言於壯勇請滅炬使不我測從之一夜
礮聲不絕賊疑我兵衆遲明遁去遂克來安壯勇上其
功而某大帥與壯勇不合反責其公牘內首列總兵某

君非制也令曰此後毋出六合一步壯勇慣戰後竟死六合而君之功遂不見敘八年賊再犯揚州太守發兵迎戰皆大敗賊薄城下乃使君以五十人拒之君大呼馳出手刃數人斬其黃旗頭目一人賊發火銃中君右目顛一賊以刃加頸膚裂血流又一賊以矛刺其兄曰是已死矣乃舍之入城有民自城中出者見之曰此非徐少尹乎好官也胡死此撫之尚有氣解衣裹其首負之行王仙女廟大營飲以水漿乃蘇鄉人許君緣仲牧泰州迎君至署凡十月創始愈出鉛子於右目重五銖其形四稜鉛經火而柔深入卻竅故隨之倨句也是役

也君以禦賊受巨創亦無以上聞者而君遂眇一目矣十年署桃源縣典史縣境陷賊中不能往仍從事揚泰閒明年又署瓜步司巡檢未踰年又署呂東司巡檢地濱海每歲石首魚出漁者輸金請給執照乃得出海捕魚君予以照却其金民有訟者君以一言折之皆服過文士與論詩文人比之孟東野官舍之左有浮圖焉颶作而圯占者曰是不利於文人君偶出謁客得疾而歸歸而疾篤君之子琪年甫十有四刲臂肉爇以進竟無效同治三年六月戊子卒年五十有二君以薄宦出入兵間又以家鄉淪陷親故凋零恒抑鬱不自得方揚之

初陷也君尉江甘已受代與妻鄭宜人奉母及寡嫂張猶居城中君有袁江之役寇猝至城陷家屬倉卒出城中道相失歷數月始會於如皋失一女與其兒子君榜於衢曰得吾兒予者予錢十萬果得之君曰是可以慰吾寡嫂矣吾女聽之耳俄而亦至人皆曰是有天道其署瓜步巡檢也自泰州溯江摩賊壘而上至則前官攜印亡去不知所之無可受事寄宿六合令舟中舟隘不能容又無他舟俄有漁舟來姑問至儀徵可乎曰可君與幼子及一僕入其舟倦極而寐漁者呼曰至矣旁有舟頗寬可暫居也視其舟有盛饌問奚自曰漁翁使我

治具得君也出覓漁者欲予之値則人與舟俱不見因
思自六合至儀徵江路非近何以俄頃而至蓋神助也
君貫通經史尤好兵家言精奇門王遁之術能布八陣
圖隨意叠數石使兒童入之終日不得出父南匯公工
篆隸書君得其傳凡書畫及鐫刻金石皆極精妙自孫
太宜人歿君頗好佛法通內典嘗注楞嚴經識者讚歎
以爲希有其外所著有十願齋一家言論畫元品奇門
輯要簷蔔館褉文及詩詞各如干卷妻鄭宜人賢而才
余自有傳生丈夫子二長郎琪也光緒元年　恩科舉
人六年成進士今官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協修次子

璠死揚州之難女子子二長適同邑袁敢瀛其在室時刲臂療母疾母愈而女竟以臂傷不永年卒後以孝女旌次女殤孫興東孫女四初鄭宜人在如皋聞君於揚州力戰受傷將往視之乃先葬孫太宜人於如皋東門之外而後行及鄭宜人卒亦葬其旁君卒將合葬發之有紫藤繞於棺人之見之者以爲吉徵故遂葬如皋如皋人亦雅重君同治初修縣志列君寓賢傳

論曰吾親家翁彭雪琴尚書其贈光祿公官安徽巡檢有惠政尚書以諸生起家至八坐贈公之遺澤也君官亦巡檢負文武材未竟所施而卒而君之子花農太史

已成進士入詞林有聲公卿閒天殆將昌其家如彭氏乎花農從吾游有年矣余望其繼文敬文穆兩公而起也故撰次君傳而以彭氏爲比花農勉乎哉

傅商巖傳

君諱夔梅字商巖姓傅氏浙江德清人先世居三墩明嘉靖間有諱銓者始遷倚博邨銓生沾沾生榜榜生士德士德生九鼎則君曾祖也九鼎生廷琇廷琇生同聲是生君君始識字即知問字本義及受經默而識之背諷如流旁及醫書宅經咸通曉弱冠入縣學三應鄉試不中式乃入蜀覆舟於道士洑喪所齎或唁之君怡然

曰不歷崎嶇安得坦途蜀中聞君名爭延致焉先後主按察司某君及墊江酆都雲陽忠州綿州諸君已而由豫工納粟以府經歷分發雲南乃自蜀入滇署臨安府經歷有溪處土司趙理以罪誅其旁支曰趙維藩襲其職與頭目李開元有隙理之子平安煽之遂大鬨知縣某右平安衆洶洶變叵測君以轉餉至得其情力言於縣事乃辭又署昭通府經歷道由恩安縣時久旱君至大雨恩安民讙曰是殆將父毋我已而果署恩安縣君先時經其地見山麓豎大木其下焦骨纍纍然有數十人軀一乳臭兒至君駐輿問故曰吾鄉惡盜得則焚之

是兒盜田黍宜捽君則然予之錢償所失黍縱兒去諸
官其地者是宜禁勿聽君妻姚謂君曰與日君自禁之
及是集諸豪申大禁皆譁曰是縱盜也君不爲動竟革
其俗拔所植木縣童生之應歲科試者嘗試於縣童自
以几案來君憫其勞創立考棚几案咸備每試于定甲
乙學使撫以易迴諸生以禮然或以事至訟庭不少假
顏色士皆自愛訟益稀縣境有石龍壩河以河口石蜿
蜒如龍故名河淤甚夏霖暴至激石倒流兩岸皆沒君
履行縣海口橋而老獨嚴而灘焦河而貲樂爲成疏濬
之石龍堅滑不受鑿以麻纏石沃以油燔之積年水患

一朝而已民爲之謠曰我食我衣傅公富我我婦我子傅公父我院司謀以君卽眞會同知某攝知府事忌君遇事輒齟齬之君乃引疾去去任之日民以觴酒豆肉獻者溢於衢士之能文者爲繪甘棠圖紀以詩父老獻新穀者不之縣署而之君行館循道君鑿河事勿置君居官日積奉銀三百輒作一利民之事坐是無歸資寓四川之宜賓逾年以在恩安時行部遇雨水沒馬者中水毒生瘍至是大作咸豐五年冬十一月甲戌卒於宜賓年五十有六君性孝友昆若弟負人錢輒代之償伯兄有瞽女曰開爲置田贍之從子堃廢學歲予之錢日

毋輟讀力籌肇州縣城中已爲族人置祭田置義學叔季兩弟謀分居議定矣君在蜀以書諭之皆泣同居如初君既罷官季弟自里來與偕至蜀而卒君哭之慟亦遂不起先娶於張繼以姚生子四雲龍兵部候補郎中雲鵠刑部候補主事雲彪以孝 旌雲照先君卒君以雲龍官加級封通議大夫妻張及姚皆恭人

舊史氏俞樾曰余丙戌春始識傅懋元爲部雲龍於京師有學行君子人也以其先德商嚴君年譜行述見示請爲之傳其言曰吾父性正直書之外無他嗜口不談道學而孝弟皆見之實踐睦姻任恤無德色治民事

亟於家事不欺世亦不苟合於時以此若言證之年譜行述所載言與行合焉乎可謂賢矣而懋元能道之必能肖之是亦賢矣身賢子賢吾知傅氏之興未有艾也

王蟾生傳

君姓王氏初名權後更名源通其小名曰傳聲因諧其聲曰蟾生而即以為字江蘇震澤人所居曰平望鎮於吳江震澤兩縣無專屬而君之考以震澤籍為太學生故君亦籍震澤其先世富厚自祖以來稍陵替及君之父曰半怡君窶甚至不能讀書廢而為本術之業君生三歲能識字其祖母馮以所懸柱銘中孝弟詩書四字

教之屢試不忘十二歲從師讀書師督之嚴祖母潘及本生祖母董每爲之泣目盡腫君事兩祖母亦盡孝潘事佛常蔬食董嗜鱸魚既卒遇忌日君必以供至今猶循之君後又從徐江帆徵君游學益進所爲文喜宗漢儒說不合有司律度至三十一歲始受知於學使者祁文端公以第二名撥入蘇州府學然自此仍無所遇竟以諸生終焉君所學壹以漢儒爲主而所作詩又有擊壤集之遺音夷猶駘蕩蓋天性然也然其爲人介然不苟一歲已館於孫氏至夏有富人某以重幣來聘不受人曰某氏之幣三倍於孫却之何也君曰謂孫氏非邪

不宜就之於先無則就之有美者而去之之是能斷也孫氏嘗以田數百畝質於他族將爲券書欲署君名署名者示與聞其事也俗謂之中人必有所酬謂之中金君執不可曰吾見訟田產者必追究其中人雖數十年後猶爲子孫累吾生平不爲中不爲媒媒固成人之美然爲德亦或爲怨吾不爲也況中乎其耿介類如此吳俗喜巫有病者不之醫而之巫巫之神最著者曰陳媼陳之夫曰楊而楊又有妾陳又有妹諸巫假其名行於江晨閉其禳之法曰坐茶君嫉之如仇過里中有爲此者必呵斥之甚者擾其所供街深夜有以簫鼓送神者君

大書一版植門外當道曰王某之門邪神勿過後送神者皆迂道避焉性愛蘭常與翁陳兩君同買蘭花一大簍發之中有佳品直數十金妻勞氏曰盍匿諸不可勞曰然則亦不宜先發其簍君曰匿其佳種私也必俟其至而發之是以私心度人尤不可也聞者歎服常購一羊裘貲不足其師徐徵君假以所值之半然君忍寒不服俟盡償所假然後服之徐徵君常歎曰吾門下不以貧而易業者王蟾生也是時粵賊已躪金陵江以南大饑君五十一歲始喪母張孺人兵荒之時喪皆以禮其明年君亦遂卒病革時聞其子廷鼎曰汝讀書固矣若

貧不能自存將奈何廷鼎曰還是讀書君曰善遂不復有他言時咸豐八年十月丙寅也年五十有二君沒之後江浙皆陷平望為賊往來孔道而君之柩及其母張孺人之柩猶未葬廷鼎出奇計假賊旗識冒險至平望載兩柩以出越四年始克葬於張王蕩祖塋君所著有禹貢札記月令考略鄉黨徵讀各如干卷又博采班許馬鄭及晉唐諸儒之說禮制者條列於禮記陳澔集說之上而未成書所著詩有片雲集亂後皆失之惟其父半怡君在日嘗蒔花君侍父吟賞有花隖雜詠今尚存草稿數十首塗乙幾不可辨廷鼎以意寫定存於家

論曰君有學有行不愧爲君子人而困於一衿未及中壽而卒宜乎天之昌大其家以爲爲君子者勸而其子廷鼎宦又不達至今猶以賣文自活何歟雖然君臨終尙勉其子以讀書而鼎也果能讀書以副乃父之遺意此卽天之所以報君也豈必軒冕哉鼎以君年譜求爲之傳因撰次其事而論之如此爲王君幸更爲鼎也勉也

錢母蒯太淑人傳

乾隆中嘉興錢文端公以詩文受　高廟知嘗以其母南樓老人夜紡授經圖奏御　賜詩有嘉禾

欲續賢媛傳不愧當年畫荻人之句海內傳誦爲錢氏美談公有女適吳江蒯公嘉珍字鐵崖而蒯公之子光煥字斐生又以所生女歸文端曾孫子方錢君子方早卒其子怡甫大令以母蒯太淑人事實乞余爲傳則文端公之曾孫婦而實卽文端公之外曾孫女也余憬然曰余何人斯其敢續嘉禾賢媛傳乎然余與子方爲同歲生又與怡甫善固不得而辭乃惝述其略曰蒯爲吳江望族其祖官廣西泗川府同知父以道光元年舉人官廣西蒼梧縣知縣太淑人自幼工繡能書其兄士薌廉訪授以毛詩見他書卽能成誦蒼梧君以書記屬之

嘗曰吾內有記室惜不讀也年二十歸於錢其君舅時爲梅昌校官海內所稱甘泉先生者也君姑胡太淑人治家嚴太淑人在家事父母以孝聞及爲婦益謹伺姑意旨不稍失道光二十四年子方舉於鄉其明年考取景山官學教習留京師者三年而其夫弟子密君亦以選拔貢生官吏部娣許淑人從之入京家事無巨細獨任之上自尊章下至臧獲無閒言咸豐五年子方子密皆乞假歸歸三月子方病太淑人謹事之日曉不交者六十餘夕籲天請代竟罔效時太淑人年四十其子長者十四歲幼者遺腹生每撫諸孤而泣曰我忍痛不死

者重傷二老心且以有若曹耳越兩年子嶠又入鄴太淑人與娣許淑人素友嬖命仲叔二子從之曰我豈忍離若哉冀有成耳行矣毋我念至京逾月許卒已而程淑人來歸讀太淑人與二子書歎曰是賢母也善視二子如許在時固由兩娣之賢亦太淑人之所感深矣十一年粵寇大至奉舅姑避於鄉子嶠適以養親乞歸乃偕至澉浦浮海走餘姚慈谿又由甯波上海溯九江渡鄱陽湖依大塘程氏以居轉徙一載艱險萬狀外則子嶠主之而周旋於內者太淑人也同治元年甘泉先生病太淑人時亦病疳力疾奉事卒而瘳而太淑人之病

亟矣卒之前一日猶思躬視其寢起居命人扶掖以行
憊而止翌日遲明遂卒時閏八月甲辰也年四十有八
太淑人平居無疾言遽有所拂不見顏面衣雖敝猶不
易製諸子衣履必鮮整常治鍼黹至午夜飢甚輒自噍
其氣以解之其刻苦如此人有求者罔勿應得良方製
如法遇病者予之輒效人呼之曰萬應膏云胡太淑人
晚歲失明恆鬱鬱太淑人侍側多方娛樂之及卒胡太
淑人語其諸子曰爾母在日吾不自知無目也嘗夜課
其諸子讀書偶及歐陽公瀧岡阡表廢書而歎曰古人
少孤而能自立如此乎盍以諷勵諸子也子五人發榮

附貢生兵部武選司主事肇元兩淮候補場大使志澄廩貢生江蘇青浦縣知縣康榮縣學生候選縣丞芬榮直隷候補縣丞女二人長者未嫁卒次適胡兆禧孫十一人其長者鍾齡延齡振聲皆縣學生孫女七人曾孫三人曾孫女二人余所撰事實其第三子志澄所爲郎怡甫大令也以同知直隷州知州在任候補加知府銜遇

覃恩爲父母請三品封故稱太淑人云

論曰自范氏後漢書創立列女傳而後之作史者因之然所載多奇節鮮庸行禮所謂婦順者在乎順於舅姑和於室人而當於夫以共絲麻布帛之事以審守委積

蓋藏如是而已豈必奇節哉錢氏在　本朝爲閒之丹書太夫人以錢氏外曾孫爲錢氏婦其所稟承遠矣雖其年不逾中壽其事不越庸行而今其諸子皆克自樹立有聞於時未必非太淑人之所貽也何也婦順修而內和理其效固宜然也恭譯　高宗詩意如太淑人者非賢媛傳中之畫荻人乎後先暉映固於錢氏有光而我　朝河洲之化亦可見矣

秦烈婦傳

秦烈婦崔氏直隸阜城人也光緒初畿輔大無江南諸長者輸錢粟以振焉無錫秦君肆齋實預其事而厥弟

某字旭山者與之俱旭山勇於義凡散錢發粟必周行廉齋飲食必謹阜人崔公維新歎曰是誠善士以女女之卽烈婦也光緒四年成婚於河間府其年十月南歸而旭山以久勞於外歸未久卽病婦侍疾寢食皆廢俄而旭山卒婦以頭觸棺血漉漉誓俱死家人爭護持之既葬語人曰我以喪葬大事苟延殘喘今事畢矣上無養親之職下無撫孤之任不死何爲幸無我阻也家人百方慰解泫然曰既娣姒雖苦勸願少留詰禮扯俗自初喪始侮七日必設祭婦哭拜如禮將及五七遂絕食勸之不聽強之則蒙被臥如是四日一息僅存會大雨

霄雪白屋管入積牀下盈寸婦乘人不見掬食無算翌日體熱如火又五日始卒時光緒五年正月庚戌也距旭山之亡而月乃悟所謂盡禮者自一七至五七稍盡祭禮也結縭百日遽隕所天竟以身徇絕食不死食雪以速之宛轉九晝夜始得從亡者於九泉烏乎慘矣曉齋悲其志敬其烈乞余爲傳以禒之因書大略附其家乘用俟采風者

顧孝子傳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兩江總督江蘇巡撫具元和顧孝子事實於年終彙題請旌表如律令從之於是烏頭綽

楔光耀門閭途人嗟歎籍籍稱顧孝子余家吳久得其詳述大略告觀者孝子名樑基顧氏江蘇元和人祖大昌以詩畫名自號楞伽山民父曾壽躬行君子也矜孤頤老重義輕利設塾以教蒙士輸財以拯災黎朝廷嘉焉以道員注選籍并加三品銜又以其善承先志詔以樂善好施四字建坊褒美其故父大昌鄉里榮之孝子生有至性光緒六七年間晉豫齊魯水旱洊臻待振甚亟時其家稍替其父以力不足往往中夜而歎孝子年甫八九齡知父意乃集兒時族姻中所贈金銀珠玉諸玩物陳父前請助振父驚異之如其請不忍没其名於

是江南諸大吏彙請於　朝以俊秀作國子監生賞州同銜加二級予五品封光緒十年母病晨夕扶持躬進藥餌又恐以廢學失父母意置書母榻旁默而誦之五閱月母病有間明年夏母又病瞽孝子以舌舐之始而不效乃刲股肉和藥以進仍以舌舐至秋復明而孝子遂得嗽疾醫者曰元陽未足憂思過甚肝脾受傷不可爲也然孝子雖委頓牀褥聞父母聲必强起笑語將卒之夕執其母手曰兒不幸短命幸有弟兒在父母勿以兒爲念嗚咽久之遂卒時光緒十二年六月壬申也年十有四

余既撰次其事乃申論其後曰當孝子刲股時年甫十三耳東漢趙昱年十三母病慘戚消瘠目不交睫鄉黨稱其孝今孝子之年與趙昱同母病亦同然其事豈特如昱而已哉汪踦執干戈衛社稷孔子許其不殤夫死孝與死忠一也然則如孝子者若得聖人論定亦必在不殤之列可知矣